

塞外文苑

青山不老

徐佩瑶

风吹动天上的层云,吹动天地间的白雪,吹起行人的白发,吹皱睫毛上的白霜。

云层在流动迁徙中将阴影投入青山,于是大青山的山坳里藏起了云的泪滴与秘密。白雪在风的助力下粘住叶片已经稀疏的垂柳,狭长的柳叶打着旋,合着雪花睡在大青山的褶皱里,枯黄的叶与晶莹的雪点染出淡金与碎银。在金与银之间,斑驳的露出属于山峦的墨绿与褐黄。

在呼和浩特参加青马工程培训的行程已近尾声,培训地点设在距离市区尚有一段距离的内蒙古自治区团校,在这座依山而建、伴云而居的学校里,极目四顾唯有山,侧耳静听唯有风,我也短暂地体验了五天登山问学、枕风而眠的生活。

把敖勒川的诗歌吟咏几番,阴山山脉慷慨地让我们在大青山的怀抱中领略山中隐士的浪漫。雪在很多个不经意的时刻到访,往往是课上一半,不经意间看向窗外,已经雪花漫天;下课后望向操场,阳光下的雪已经遁入空气,来往匆匆。白天的雪,只来得及给大青山蒙上一层轻纱,夜晚的碎雪则如银屑,让山色空濛,令青山白头。校园里的灯光照耀着雪花,波光莹莹似情人双目含情,山峰冷峻,裹着厚重的大衣踏着阶梯拾级而上,心有乘风的飘逸,只是少了些许清冷。不自觉地收拢住衣襟,怕雪随风入怀,被身体的温度融化,消失。没有人能留住一朵雪花,就如同没有人能留得住一场冬天。

上一次在这样安静的校园里学习,是十三年前。

十三年前的秋天,我携带着行李从呼伦贝尔出发,跨越大半个内蒙古来到呼和浩特,也是在大青山脚下,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门口拉着漂亮的条幅,欢迎着我们这一届的新生入学。这对我来说是新鲜的,因为那意味着从未有过的大学生活即将展开。但对大青山而言,是山脚下的候鸟带来了初秋的喧嚣。七月离巢的雏鹰是怎样拥抱崭新的生活尚未知晓,九月的山下已经是另外一场热闹。

当我怀念校园生活的时候,才发觉那些如昨天一样的日子已经如同流水般逝去,如同飞鸟飞过天空杳无痕迹,那些年岁中的故事,是飞鸟抖落在空中的羽毛,轻盈得像一片雪花。在冬去春来的三年里,雪花悄悄眠在枝头,被春风唤醒,消融的六瓣莹白变成桃李丁香,然后日光炽盛,青山郁郁。山下行人往来,山谷藏着青色的童话。

学生时代探索周边的求知欲是一生中最旺盛的时期,等到最开始的新鲜和兴奋褪去,校园周边的摊贩和商业区都走过了几遍,甚至挤公交车到市区都变得熟练到厌倦,在宿舍里呆不住的我们,目光终于转向了大青山。大青山不会责怪我们的打扰,也不会嫌弃我们来得太晚,它沉默地看着我们,对它而言,骑着自行车的我们,和山间的松鼠、林间的麋鹿一样,除了喧闹的笑声,我们什么都没带来。在日落之前,树影尚未开始融入夜色,尽兴而归,载歌而还。然后一个夜晚落幕,意满心欢。

时间的绣线把那一天的大青山绣在了心底,针脚粗糙,色彩却极尽光亮鲜艳,才能在很多年后翻出来仍觉得鲜亮得耀眼。不是没有遗憾,它是山间涌起的雾气,似梦的青岚。不是没有思念,它是梦境的碎片,模糊的眉眼。

重逢大青山,发现青山不老,老去的是青山上的树木花草。那些曾经抓住泥土的植物根茎努力地吮吸营养,化作年年新绿,染得山色葱茏水色清冷。唯有冬雪,让青山白头。而冬雪也藏着绵延不绝的希望,种子在雪被中沉睡,曾在山林中酣眠,禽鸟用坚硬的喙啄食枝头风干的果子,摇曳成一幅天地间的工笔花鸟。

重逢大青山,感慨青年不老。此次培训的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团校内,还有另一所学府,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。校园里不时响起的下课铃,结伴而行走过青春面孔,都在提醒着我,年轻的孩子带着蓬勃的朝气,正在这座大青山下的校园内创造着属于他们的故事。路过宿舍楼,我和一同参加培训的朋友在一张海报前站立许久,是他们的活动宣传海报。他们拥有的,不只是某一个周五夜晚的舞台,而是更广阔的未来,更大的舞台在等待着他们上场。

重逢大青山,原来青春不老。立于青山上,上与浮云齐。当云朵给人伸手可触的错觉时,会滋生俯仰天地、沧海一瞬、众生一粟的情感。俯瞰大青山下的呼和浩特,这片古老的土地见证了昭君出塞的传奇,猎猎西风吹动历史的衣角,那个姿容绝色的姑娘,是否能够想到,这片她曾经策马长歌的土地上,如今高楼林立,高铁日行千里,就算是山川欲息的寒冷冬日,室内仍灯火通明,焕发着生机与活力,在祖国正北方,勾勒着正青春的画卷。

黄庭坚在《寄黄几复》中这般写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,感慨十年漂泊久,鸿雁传书难。我在大青山下,觉往日惊鸿,叹青山不老。



灯下漫笔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供销社绝对是为农村最红火热闹的地方,那时我想着长大后如果在供销社站柜台卖东西,该有多神气呀!但还没等我长大,也就是我十二岁那年包产到户,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小卖部逐渐“抢走”了供销社的生意。

我的大爷绝对是我们村里第一个开小卖部的生意人,他的名字叫殷锁财。说起大爷我得多说两句,俗话说得好:“一龙生九子,九子各不同”,真是这样,我父亲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受苦人,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。但我大爷从来就不屑于在庄稼地里刨食,累死累活连个肚子都混不饱,才不值得的呢!两脚不沾泥的大爷很早就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小百货,虽然是小本经营,但绝对要比种地强多了。大爷绝对是那个做买卖的奇才,他能想到把白糖兑到水里,制成一根又一根晶莹剔透的冰棍来卖钱,一包糖精能兑出很多根冰棍,当然能赚不少钱哩!

只可惜我们团结村太偏僻,大爷无

法施展自己的商业才华,要不他绝对能把买卖做大。也得想他生不逢时,包产到户之前除了南方来卖老鼠药的和修锅补碗的,村里哪里还有买卖人,谁要是不下地劳动,那就是游手好闲之徒,如果一个人倒买倒卖,那叫“投机倒把”。

书归正传,这些都是历史了。包产到户掀开了新的天地,贫穷不是社会主义,贫穷真的能限制人的眼界和想象,改革开放像春风一样吹醒了冰冻的河流,但一时还吹不醒偏僻的村庄,跟不上潮流的村里人意识还是麻木的,个人还能像开个小供销社一样做生意?“投机倒把”个人能做买卖,但我的大爷绝对相信,很快就办好了营业执照,开张也不用什么仪式剪彩,村里人都知道老殷的小卖部开张了,小的日用百货都能从那里买。

大爷的小卖部简单,没有门脸和招牌,门店就是他那一栋里外开间的茅庵房。里外开间的房屋外间的炕上正好储存货物,屋里是顺山炕,正炕临窗而建,日上三竿以后屋里特别温暖,炕上就摆

放着日常卖的各种货物,算是营业场所。白天买东西的人就进家坐一会儿,半夜有人来买东西就敲敲窗户,为了买卖方便大爷就在窗户边开了一扇小活窗,买东西的人在屋外就可以购物。有几次冬天我在大爷家过夜,正准备睡觉时,外边好几次有人来喊:“锁财哥,给我拿上一盒烟。”“锁财哥,睡下了?给我再打上二两酒”……窗口里伸进一个玻璃瓶,大爷麻利地披上衣服,用酒舀子打酒。

除了烟酒,村里的小卖部能卖点啥?那个年代村子里孩子多,水果糖是必备的货物,一毛钱能买七块。有几次大爷高兴要给我两块,但我知道他这是要卖钱的,就知趣地跑开了。有一种止痛的药叫索密痛也叫去痛片,乡村里的庄稼人们干活上疼痛离不开,小卖部也卖。我记得大爷还卖过红糖和白糖、酱油和醋、水烟和烟叶、黑枣柿饼子……他那炕上的货物当年对我的诱惑太大了,总觉得他有卖不完的好东西。村里人的手



大黑河赋

刘玉昌

听,溪流隽永,沿大青山脚底,如钟甸鸣,教诲世人,岁月更替,哗哗浪声言兴衰。有道是,青山挡不住,毕竟西流去。嗟呼!往昔经年,长河落日,滔滔奔涌归大海,昼夜不舍,造就九千万里瑰丽江山;各民族民众,生命不息,砥砺前行奋图强,绵延不绝,延续五千斯年华夏文明。

夫追今抚昔,发古幽思;大黑河斯地,风云际会。盘古开天辟地,亘古荒原;先秦九州置郡,关山明月。古往胡马嘶鸣,逐水草而游牧,骑手驰风追云;后来北魏中兴,盛乐久负威名,筑边墙于云中。辽金华严经塔,契丹女真创造灿烂山河图;隋唐榆林定襄,突厥匈奴演绎千古更迭史。明代库库和屯,三娘子扬名漠南,蒙汉融合,风调雨顺;清朝归化绥远,康熙帝屯垦口外,大黑河畔,灌溉农耕。民国以降,风雨沧桑,岁月动荡,为有牺牲多壮志;新中国立,百业兴旺,国泰民安,安居乐业奔小康。日月星空,敕勒川越古穿今,历经兵戈戍战,群雄争锋;苍天后土,大黑河润物有灵,见证融合,走向繁荣。

若夫俯瞰大地,豪气万丈,人杰辈出之地方,万象荟萃;仰望长空,激情展望,奇迹再造兮时代,昌明欣欣。观时势锻造栋梁,干大事造就英才。新世纪春雷惊天,万马奔腾,斯地人先扬其鞭,捷足向前,规划大黑河园区经济,打造当地特色人文休闲景观,两相彰显,形成阵势以互补;“十四五”蓝图宏伟,龙腾虎跃,奔小康基础坚固,政通人和,建设大

黑河安居工程,创建文明城市绿蓝祥和社区,安居乐业,沿河两岸焕新颜。嗟乎!疆域安而固定,构筑民族共同体,书写百代新华章。

政通人和,福祉当地。适应社会新局,萌生新时期生态人文环境,探索地域性气候变化,坚韧不拔,谨慎抉择,重塑大黑河两岸生态空间;惠泽民众,融会贯通。谋略贵在求真,设计内蒙古首府城市名片,论证生态基础性框架,历经艰辛,曲折跨越,构造大青山前坡安全屏障。

千秋大业,共绘蓝图。大黑河水系,天然禀赋,一级支流位居黄河流域生态格局改善之首,顺势打造郊野公园,还利于民,创业适逢其时。

光耀乾坤,普照华夏,全党践行服务宗旨,丞民莞尔;盛世太平,街舞欢歌,政府注重民生大计,温馨舍瓦。大黑河生态绿水青山,居家坐守金山银山,造福子孙万代;青城大环境空气清新,民众享受蓝天绿地,延续千秋盛景。草原长调呼麦,乐颂奏颂国泰民安,屹立东方;永世彰恩化德,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源远流长。嗟乎!吾等幸哉居于大黑河畔,有斯所何羨慕他方矣!文章自古天下事,日出普照万物生。孟子云:“修身以先则民,莫不从矣。”吾今日:“大黑河尚漾,川流有信,如君子也;大黑河久远,蜿蜒有形,如贤士也;为人之本,当如河流之常态,惟求通达顺乎;为政之道,安民以德,圣贤常思与民同乐也。”

大青山摩崖石刻

高培堂

余,矮者3米左右,均坐于莲花座上。佛像面目安详,体态丰满,显得古朴庄重。从造形的特点看,年代久远,应该是呼和浩特最早的摩崖石刻之一。

姑子庙沟石刻,位于呼和浩特攸攸乡东棚子村北的姑子庙沟内约1.5公里处。当地曾有姑子庙一座。在原庙址西南的岩壁上,雕有释迦佛、菩萨像、藏式佛塔以及蒙、藏文字的“六字真言”等。岩壁上的人像较小,高约1尺。释迦佛、菩萨像均呈坐姿。释迦佛双手合于胸前,面目慈悲。菩萨手中持物,表情严肃。整个雕刻手法精炼,线条流畅。据考证为明清时期作品。

喇嘛洞召银洞山石刻,位于呼和浩特土左旗毕齐镇喇嘛洞召(广化寺)的银洞山上。在银洞两侧的山崖峭壁上,大大小小的神佛造像达百余尊之多,其中有释迦牟尼、弥勒佛、长寿佛、药师佛、四臂观音、白教始祖米拉日巴、战神玛哈嘎拉、

金刚手菩萨、宗喀巴三师像、妙音天女、文殊菩萨等等。所刻造像大小不一,大者数尺,小者尺余,神态各异。

喇嘛洞召银洞山的石刻,是明清两代沿续数百年之久不断凿刻而成的艺术佳作,也是呼和浩特地区最精美的一处摩崖石刻。

白塔山石刻,位于呼和浩特土左旗宾州亥乡东讨合气村西北约1.5公里处的白塔山上。白塔山山崖陡峻,整个山势形如簸箕。山崖的岩刻顺山势分五层凿刻。雕刻的内容丰富,形式多样。有各种佛像、菩萨、金刚、明王等。还有用蒙、藏、梵等文字刻成的佛教经文、咒语等。其内容之繁、数量之多、面积之广,都是呼和浩特地区少有的大青山摩崖石刻。

呼和浩特的大青山山脉中的摩崖石刻,既有神态各异的人物,还有独具特色的藏式佛塔和梵文、蒙文、藏文的经文文字,是研究古代文化和北疆文化的极好地方。



大雪节气素描

(组诗)

吕成玉

东进寒流刺破天,日光隐匿雾缠绵。河停喧浪结仙境,树挺空枝颀颀间。女子裹巾不见发,男儿捂帽仅呈颜。今朝衣宿皆无虑,冬至阳生过大年。

踏雪所见

吱吱脚步一身轻,放眼群楼雾绕城。日倦山朦光晕弱,林疏叶尽苑池空。河床迤邐银铺地,黄舍巍峨玉裹松。钦赞校门黄马甲,舞鞭挥斫破冰冰。

飞雪偶得

天降梨花落万家,晶莹耀眼众人夸。窗间伫立忙寻找,难辨童年那朵花。

山村雪景

新雪轻敷日雪痕,暮云泛起罩山村。不闻鸟雀空枝叫,只见牛羊满圈门。

雪韵

(组诗)

黄志义

琼花缓缓次第开,落英款款覆尘埃。山川似变新娘子,身罩婚纱别样白。

北疆雪季

寒风刺骨透心凉,白絮纷飞覆大荒。野兔刨坑寻草屑,苍鹰展翅觅食忙。炊烟一缕升天际,脚印三行上岗梁。树木身披银铠甲,犹存活力气轩昂。

咏雪莲

扎根石壁破岩中,美艳仙姿各不同。笑傲高原风与雪,清香四溢众推崇。

大雪

玉絮纷飞遍野白,山川一夜变瑶台。仙风不再温柔状,着意澄清万里埃。

小寒

天寒雪渐多,地冻变冰坡。外出难行走,摔跤没奈何。

大寒

呵气成霜彻骨寒,北风呼啸万枝残。谁言冷酷无诗意,心有春光自乐观。

大爷和他的小卖部

殷锁

头紧,有时也拿着一筐箩鸡蛋或一升小麦到小卖部里换东西。

大爷的小卖部隔时日就得到县城里进货。开始的时候表哥钱换还小,我父亲就带着和大爷一起进货,到县城里去要去糖业烟酒公司,还要去医药公司,不同的货有不同的渠道,后来钱换哥长大了,也能骑自行车到县城进货了。有一次父亲和钱换哥去县城里给大爷的小卖部备货,我那时正在县城读高中,看到我后把装好了的自行车让我骑,我也要显摆自己长大了有力气了,结果车子上货物太重,我还是没抓稳车把摔倒了,车上的一瓶绿豆大曲摔裂了。酒顺着裂缝流出来了,钱换哥在一旁拍腿埋怨,我们三个人赶紧把剩下的多半瓶酒分着喝了,那个酒呀,是我喝过最香的酒!

后来村里的小卖部逐渐多了起来,大爷的小卖部再不是独家买卖了。大爷的小卖部开了一年多,好多村里人一看能干,也开吧!一年多后的张三老汉先开了小卖部,这家小卖部紧挨供销社,

地形非常有利。接着老供销社的东南角管树青和白万海又开了小卖部,他们盖起了门面打出了招牌。那个时候是团结村最红火的时候,改革开放后催生了枸杞产业,团结村好多人家通过种植枸杞富裕起来。村里常住人口约两千多人,大暑时节大批收购枸杞和打工摘枸杞的人就像潮水一样涌到了村里,村里足有五六千人。这些小卖部可生意兴隆了,人们把供销社门前这条街叫作“团结村的王府井”,旺季今天你家杀猪他家杀羊,当天就能把肉卖完,连杂碎都剩不下。一看能挣钱,又有几家小卖部在街上开张生意。

小卖部多了就有竞争,但大爷的小卖部还不温不火地开着。大爷有自己招徕生意的办法,熟识的乡亲们来买东西或者抹个零头,或者带孩子来多拿一两糖蛋蛋,或者称重时秤杆高一点,但他很少亏欠给别人东西,他知道有些人是一出子买卖,拍马不回头有赔没还。大爷不愧是精于买卖之道,我父亲就不行了。我上高中的时候,为了贴补我上学,

家里也开了个小卖部,父亲是村里有名的老好人,人家来赊东西碍于情面不拒绝,结果今天有人赊一条烟,明天又有人赊一瓶酒,没到两年小卖部就被赊得塌火了。我上班后接他进城,看着厚厚一沓账本:xxx青城烟一条;xx二锅头二瓶……父亲说:“扔到炉灶里烧了吧,算我请乡亲们了。”

唉,做甚得做甚的人了!父亲就是个做买卖的人,他还曾自豪地对我说:“三天能学个买卖人,一辈子学不会个庄户人”,给他三年也学不会大爷那套做买卖的本领。大爷的小卖部好像开了至少十年以上吧,他攒钱拆掉了那两间旧房,翻盖了几间有砖柱子和砖沿台的土坯房,看来他做的小买卖也没攒下几个钱。钱换哥娶过媳妇之后,大爷才不开小卖部的。他就是那个做买卖的命,不开小卖部没几年就去世了。

好几次我做梦回到家乡,梦到了我家的旧房,还有大爷那两间做过小卖部的茅庵房,从梦里不见新翻盖的房,人就是这么奇怪。